

独步乾坤 2

花山文艺出版社

「韩」龙大云◎著 千太阳◎译

这是一场死亡的通关游戏，
所有的名门大派，挡我者！死！
因为，我有我的正义！
我就是冷血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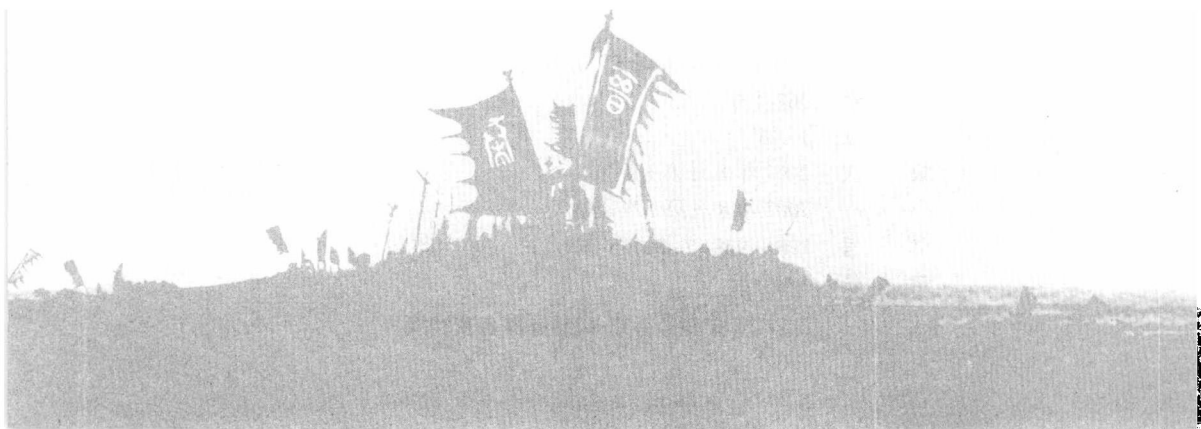


独步乾坤

2

【韩】龙天云◎著 千太附◎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步乾坤.2 / (韩) 龙大云著; 千太阳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55-066-2

I. 独… II. ①龙…②千…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408 号

독보건곤(獨步乾坤) By Yong Dae-woon

Copyright © 2006 DURE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REMEDIA CO., LTD.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冀图登字: 03-2007-001 号

独步乾坤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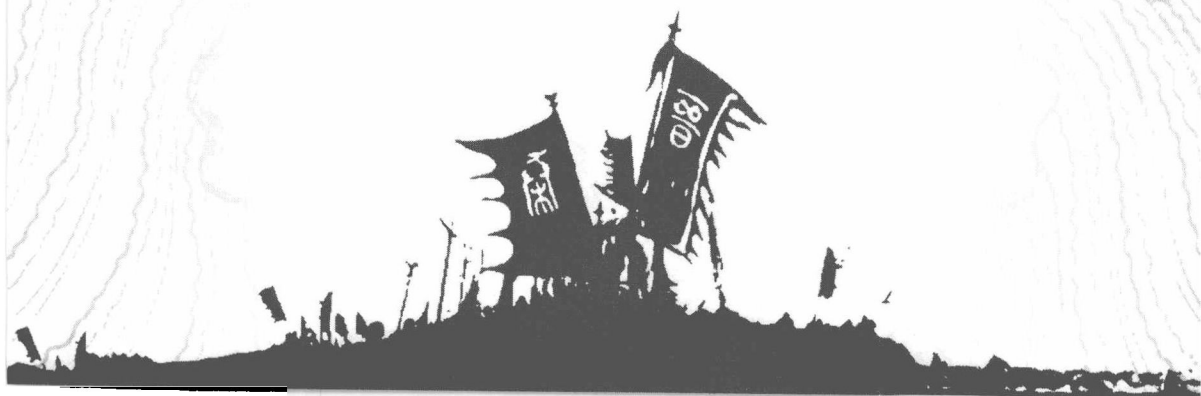
作 者:	龙大云	译 者:	千太阳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策划:	千太阳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门乃婷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7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066-2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独步乾坤

2
目录

- 第二十三章 惨剧 / 1
- 第二十四章 重逢 / 17
- 第二十五章 绝不放弃 / 29
- 第二十六章 为她而死 / 39
- 第二十七章 不要离开我 / 56
- 第二十八章 说书人 / 76
- 第二十九章 少林奇士 / 87
- 第三十章 爱意 / 96
- 第三十一章 黑水劫 / 111
- 第三十二章 再见父亲 / 129



独步乾坤

2

目录

- 第三十三章 攻陷天上会 / 140
- 第三十四章 十二魔神 / 159
- 第三十五章 司马千世 / 181
- 第三十六章 追踪 / 202
- 第三十七章 爱如渴 / 213
- 第三十八章 抛弃 / 228
- 第三十九章 天下大乱 / 239
- 第四十章 杀手团 / 264
- 第四十一章 谁是傻瓜 / 290



第二十三章 惨剧

鬼王谷宽阔的聚义厅，原本就稀少的人们此刻更是少得可怜。

但是，杀气却比原来强了何止百倍。

整个大厅，除了冷然而立的路独行，只剩下鬼王谷的谷主冯一立和副谷主“白魅神”赫连光了。这两个邪派教头，直到今天，才真正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独步天下的武功。虽然鬼王谷可以凭借天险和恐怖行径在江湖中为非作歹，但现在，面对路独行，他们的优势荡然无存。此刻他们看到的，是路独行在不到半个时辰中，将五个连鬼王谷都不敢轻视的江湖绝顶高手变成了五具冰冷的尸体。

冯一立布满皱纹的脸微微颤抖着，原本有些红光的面庞也因而愤怒阴暗无比。八十多年来，堂堂鬼王谷在江湖中兴起过多少腥风血雨，但江湖中闹得再凶猛，他鬼王谷依然平静得很，谁也奈何不了鬼王谷。数十年来，冯一立未曾亲眼见过这等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

更何况，这种场面还发生在他鬼王谷的权力中心——聚义厅上。冯一立紧抓太师椅边缘的手，已经青筋暴出了。

从冯一立那充血而愤怒的眼神里，喷射出的是无尽的怒火和老谋深算的狡诈。诚然，鬼王谷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非寻常人领导能做到的。想当年，冯一立还是一个流落江湖的小乞丐，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从此无依无靠。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使冯一立气馁，他有着强出同龄人若干倍的勇猛和机智。三岁的孩子，就会一步一步地挪到一户有着结实红门的家门口，冒着雨在那家门口整整蹲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被这户人家的管家发现。管家见他可怜，兼及老管家年近六十，依然无儿无女，便偷偷把他收养在马厩旁的茅房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冯一立长到会偷鸡摸狗的年龄的时候，这户人



家流年不利，接连遭遇几场大祸。先是主人官场失利，被对手赶回老家；之后又遇诉讼，连遭败绩，上告无门；三则家遭暗匪洗劫，家徒四壁。而冯一立赖以安身的这户人家，最后的消亡却拜冯一立所赐。

十一岁的冯一立正处叛逆的时期。老管家那种偷偷摸摸的态度他早就看不惯了。他渴望能像别人一样堂而皇之地在街道上晃来晃去，可是胆小怕事的老管家却除了马厩，哪也不让他去，整天把他关在里面让他负责喂马。主家虽然后来也知道家里多了这么一个穷小子，但看在他给家里喂马的份儿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让他待了下来。

马厩临街，与村里相对热闹的小集只一墙之隔，冯一立耐不住清冷的喂马生活，心急难耐的他便想办法从马厩的围墙上跳了出来，并与村里几个年纪比他大五六岁的小子混到了一起。这几个人可是偷抢打架、寻衅闹事的常主，见冯一立向他们凑过来，又见他无依无靠，便带他一起玩，做坏事的时候就让他放风，事后也分他一些好处。

原本枯燥无味的喂马生涯，因为参与到这帮子穷小子的团伙中来而变得多姿多彩。尝到甜头的冯一立便在喂马得闲的时候，翻来覆去地琢磨怎样才能干更意思的坏事，能捞到更多的好处。想一想，他便把目光投到了他现在待着的这户人家身上，他想，这家人虽然刚遭了匪盗，但毕竟为官多年，肯定还有很多积蓄，再者现在主人和几个妻妾正为大祸而惶惶不可终日，其余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几个正当年的小伙不是与小妾偷情就是筹划着另谋生路，哪里还有心管这家里的安危。而自己又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不抢这家还抢哪家呢？冯一立在想这些的时候，满脑子只是得意和金银珠宝，还想到这户人家对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狠，哪里想过之前这户人家对他的好。

一想到马上要到手金银财宝，冯一立就忍不住心花怒放。当晚，他就来到众人聚会的小树林，将自己的如意算盘告诉了他们。这几个混世魔王干些小打小闹还行，要他们在自己村子里犯这么大的案子，还真有点不敢。他们都将质疑的眼光看向了年少的冯一立，冯一立面带嘲讽地看着这些同伙，又将那户人家如何富有，现状又是如何如何地乱给大家添油加醋地描绘了一番。他的一席话撩拨得大家原本胆怯的心思活泛起来。经过大家一番谋划，众人一致决定，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要干就干一票大的。如此，团伙里年龄最小的冯一立成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经过一番密谋，这帮人决定第二天晚上动手，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假扮成一伙再度光临的暗匪，从马厩的墙上搭梯入内，然后偷偷行事。若能偷到钱就罢，若偷不着，就把那户人家的户主绑了，然后严刑拷打，就不信逼不出钱来。

次日晚，这帮人果然从马厩墙头翻过来了，这边冯一立早搭好了梯子迎

接。他们下得地来，首先就在马厩里清点了一下人数：

“一、二、三、四、五、六。”

一个不少。冯一立引导着众人打开马厩的门，准备向后厢院落杀去。未曾想他们刚打开马厩门，却从另一间房里走出了年迈的老管家。老管家已经风烛残年了，但他对冯一立的管教却一直很严。这几天显然看出这个养子有点不对头，便时时过来查看一下，这会儿竟然看见从养子的屋里走出如此多蒙面侠客，顿时以为冯一立已遭毒手，想自己把冯一立三岁时捡来，近八年含辛茹苦，原本指望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未想到还没享他一天福，竟就一命呜呼了！那自己年老体迈，今后可靠谁啊。

一念及此，老管家不禁悲从心来，他一边扑向匪徒，一边歇斯底里大声哭喊道：

“阿立啊！我命苦的儿！……”

他那凄惨的哭喊响彻院落，原本冷清的院子顿时到处亮起灯来，走在后面照应诸人的冯一立一看大事不妙，立马大踏步走上前去，手起刀落，将收留他八年之久的老管家砍于刀下。老管家惨叫一声，立时毙命。

同来的五个同伙原本只想弄些钱花花，未曾想闹出人命案来，都不由得愣了一愣。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他们考虑的时间了，院子四周，纷纷响起了“抓贼”的叫喊声，冯一立当先跃步，朝同伙大声喝道：“大家别怕，并肩上，杀了这些老古董。”

事已至此，诸人都没了办法，只好齐力上前，大开杀戒。开始的时候，诸人还拥在一起，同进同退，但那群杀出的奴仆见死了人，不由得疯了似的扑上来拼命，六人都被打乱了。冯一立见事有不妙，六个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者另五人胆子小，下手都不如他狠，于是便回过头来，杀开一条血路，又一头扎进了那平时日夜厮守的马厩里。

冯一立知道如果第二天官府查下来，自己肯定脱不了干系，一不做，二不休，看了看那堆积如山的草垛，便在马厩里的草上放了一把火。那火借风势，风助火情，又正值秋高气爽，物质干燥的时候，很快，熊熊大火就烧到了房东家的屋顶上。顿时，隔壁几家也掩映在了火海里。

冯一立解开马厩中最好的一匹赤马，撞开一条活路，逶迤向远方逃走了。事后据官府统计，此场大祸共死五十八人，伤人近三百。与冯一立同伙的歹徒全部被火烧死。

逃出来的冯一立策马急行，直走了两天两夜没敢下马。这一天，他来到山西境内，经过一个市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饿得快虚脱了，他来到一个包子铺前，下马对那卖包子的老太婆说道：

“快，快给我来一屉包子。”





那老太婆像是见了鬼似的大叫一声，飞奔着向店屋里跑了进去，冯一立还觉得很奇怪，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不就是买点包子吃吗？待他往自己身上打量一番后，才发现自己身上又脏又乱，更严重的是，他的衣服上溅满了鲜血，远远看去，就似一个魔鬼般的血人。

冯一立自嘲般地笑了笑，便不管不顾地抓起笼屉里的包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饱以后，他一摸身上，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带银两，冯一立小小年纪，虽然也跟着那帮混混做些缺德事，却从来没有亏欠过别人饭钱，这回看来要白吃那老太婆的，不觉有些愧疚。但转念一想，自己都是一个杀人放火的逃犯了，哪里还顾得上这许多。

吃完，又从旁边的锅里舀了一碗稀饭喝了，心得意满地向镇外走去。

刚刚出得镇来，不想后面响起一阵马蹄之声，有一群人在他后面大喊：

“抓住他，别放跑了那响马……”

听得后面的声音，冯一立大惊，他以为自己的罪行东窗事发，便没命地逃。其实这后面追来的捕快何曾知道他犯有如此重大的罪行，只是因为那卖包子的老太婆告到官府，认定他是一个逃犯，那掌堂的县令不想落个不理民情的罪过，便打发了三五个捕快跟随老太婆前来缉拿。谁知那人早吃饱喝足，骑马走了。众捕快原想劫了那人的马，卖了也好有顿酒喝，至于逃犯是否有罪，他们倒是不在乎的。一想到老太婆提到的那匹赤马，这帮子捕快便来了劲，一个劲儿地策马直追。冯一立虽然刚吃完饭有了些劲儿，可他毕竟是一个才十一岁的小孩，哪里会是这些身富力强的捕快的对手，更兼他之前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体力已严重超支了。于是没多久，他便被这帮子人团团围住，才三两招，冯一立便被这些人打趴下了。这些人高高兴兴地牵了他的马，像捆粽子似的把他给绑了个结结实实。

于是，冯一立便被捕快们押到县衙上来，那赤马早不知被这些捕快牵哪儿去了。来得县堂之上，那青天白日威武堂上端坐着的是昏庸无能、老迈无知、酒色过度的李县令。县老爷在威武声中升得堂来，看堂下押来的是一介穷小子，年龄小、穿着破，只是身上有那么一点血罢了，看来，没法从这小子身上榨出什么油水来。那天正好赶上李县令新收了一房小妾，这小妾做了五年的花柳妓女，在那事上尤其精通，只一晚，李县令已被她迷得七荤八素，此刻好不容易上得堂来，心里却只想着早点回后院去与那小妾厮混。

于是，那县令根本没问几句话，只是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

“大胆的东西，给我拖出去棒打八十，然后押入死牢，到时我再好好审他。退堂。”

话音未落，李县令便拖着他那瘦得不成样子的身躯向后院一阵风似的跑去了。

可怜冯一立，被那如狼似虎的衙役打了个半死不活，很快就被扔到黑咕隆咚的死牢里。冯一立在死牢里唉声叹气，没想到身后传来一阵雷鸣似的怒骂：

“哪个不要命的，敢在这里吵老子睡觉？”

冯一立回头一看，依稀可见那人是一个瘦得不成样子头却很大的怪人，那人头发披头盖脸，眼睛像个黑洞，如果是在外面看见他，一定以为这是一个魔鬼。从那怪人的体态可以看出，这人原本也比魔鬼差不了多少，只是现在被这死牢关得失了原形罢了。但从那洪亮的声音听得出来，此人精元仍在，武功谅是不低。

冯一立连忙往那人身边挪了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

“前辈，我实在不知您在这里，不然，我是不会打扰您的。”

那怪人上下打量了下眼前这个身子挺壮，看起来却略显幼稚的小子，嘴里哼了一声，转过脸向着脏兮兮的墙壁，又睡着了。

冯一立趁着这会儿工夫，用他那逐渐适应了此时环境的眼睛仔细打量牢房里的情况和同一监室的囚犯。这是一间只能容两个人的小监室，还放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尿桶，尿桶旁边，就是刚够两人侧卧的地，地上凌乱地放着一些发出腐臭的絮状物。牢房三面都是多年积生的巨岩，而对外的那一面，是粗如碗口的铁栅栏，其缝隙，最多只能伸进一个小馒头。

此刻，那粗声粗气的囚犯，正在离那尿桶远点的地方仰睡着呢，更让冯一立惊奇的是，他不但身形奇瘦，而且脚踝以下竟是没了，原来是个无法走路的家伙。

那同监囚犯三个月都没理冯一立，而那好色的李县令也一直没有再提审冯一立，或许，他早把这个满身血衣的小孩忘到爪哇国去了。

但有一晚上，怪人终于跟冯一立说话了。那一天，他似乎有什么心事，在那烂絮堆上折腾了许久，最终，他转过身来，对呆坐在一侧的冯一立说道：

“小子，说说看，你是怎么进来的？”

冯一立当然不敢把自己杀死房东家人、放火焚毁房东家院的事说出来，只说自己与别人打架，把别人捅了一刀以后骑马出逃，不想到这里被这里的衙役不分就里地逮了进来。一五一十，煞有介事般地对那怪人说了一遍。

那怪人也不管他说得是真是假，或许，在他的想法里，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最多也就只能做这些事了。他点了点头，对冯一立说道：

“小子，你伸耳过来，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冯一立一听，便依言将脑袋伸了过去。那怪人对冯一立说道：

“小子，我原是纵横天下的江洋大盗醉梦生，江湖上人都称我‘铁面霸王’。我在这江湖上行走二十多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只是没有碰过女人。如果不是那个烟花女子红绫，我也到不了今天这般地步。我告诉你，那红





绫就是李县令现在的小妾，半年前，红绫在一次集市上碰到我。因一件偶然的事我与她结识了，在她的邀请之下，我来到她所在的‘奉月楼’，经她一番盛情相劝，我足足喝了十八坛好酒。那酒可真香啊！我一碗接一碗地喝，从来都没有那么痛快过，或许，那就是女人的魅力吧。我终于醉了，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间牢房里了，而双脚已经被砍了。”

喘了口气，醉梦生接着说道：

“我看你这小子还算厚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观察你，现在我有件事要托付你去办，不知你可愿意？”

冯一立愕然地看着可怖的醉梦生，吃惊地说道：

“行是行，可是你要我做什么事呢？”

“你到外面去给我送一个口信。”

冯一立无奈地说道：

“可是我现在和你一样被困在这里，出不去啊？”

“没事，我帮你出去，但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口信送到。你就说醉梦生死了，当初约定的行动让他看着办吧。你要找的那个人在离此地五百里外的达摩峰顶，他和我约定本月月圆之日在那里会合，看来现在我去不了了，即便去了，恐怕也对行动没有任何帮助了。想我醉梦生英雄一世，最后竟败在一个女人手里，这就是命啊。待会儿我帮你打开门，你朝牢房相反的方向走，会有一个铁门。那是一个假门，你在铁门左侧的墙上一捅，就会有一个洞。那是我三年前为了救一个弟兄而挖的一条暗道，那暗道直通县令家的后花园。你出去后，一定不要忘了我的托付。”

说完，醉梦生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声响好像他立马就要死了似的，那牢房里的牢子不耐烦，便大大咧咧地向这边走了过来，大声斥骂道：“瞎嚷个啥，没见老子正烦着吗？”

待那牢子走近前来，醉梦生奇迹般地不咳了，转而露出他那可怖的微笑，向着那牢子说道：

“你烦吗？那我就让你不烦吧。”

只见他向着牢子的方向疾射出一条絮状物，冯一立一看，惊讶地发现，醉梦生居然是用那些破絮做了一条长练。那练如长了眼睛一般，真朝着牢子的脖颈飞去，牢子来不及呼救，便被那长练紧紧缠住，转眼间便没了命。醉梦生将其拖了过来，从其腰间取下钥匙，轻而易举地把门打开，接着又把冯一立的脚镣手铐打开。然后看着冯一立，示意他出去。

冯一立实在没想到这缺脚的怪人居然有这么厉害，便对他说道：

“大哥，要不你和我一起走吧，我把你背出去，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永远都背着你。”

醉梦生显然被他的话语打动了一下，他想不到这个小子还这么讲义气，他看了看冯一立，默默叹口气说道：

“我现在出不去了，就在这里吧。即便侥幸出去，估计也活不了多久，因为我的仇敌太多了，而在这里，这些小牢子终究奈何不了我。”

说完，醉梦生在破絮中掏了掏，从里面拿出一张破旧的羊皮卷来，对冯一立说：

“这是西边一处名叫斧刃峰的地图，你到那里去，可以找到一个山崖，那崖中有一个山谷。办完我交给你的事后，你去那儿吧，那里有一些会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冯一立闻言，便点了点头，从那敞开的牢门里走了出去。

待他走出地道，来到李县令的后花园中，不想正遇到李县令和他的小妾寻欢作乐，那淫声艳语连在老远的花园里也听得到。一想到这狗官让自己坐了三个月的臭死牢，便怒从心起，他从脚边捡了一块又尖又硬的石头，一脚踹开李县令房门，冲着床上的那对裸体男女用力砸去。那男的本就弱不禁风，只一石头，已呜呼哀哉了，而那红绫，却是见过阵仗的，见此情形，也不呼喊，只是赤裸裸地冲上前来，用双手环住冯一立，胸脯紧贴冯一立的后背，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道：

“大哥，你饶了我吧，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

冯一立哪听她的那一套，他见桌上放着一把匕首，便将之抓在手里，猛然转身，刺进了红绫的胸脯。那喷薄而出的鲜血就如一幅凄婉的图画，在红绫那白晃晃的胴体上肆意蔓延。

冯一立连杀两人，立马从后门跑了出去，又是一通狂跑，接连三天四夜，只敢在路边捧些水喝，在山上弄些野菜野果吃。等到他有一天从路上偷了一匹马后，境况才稍有好转。

办完醉梦生交办的事后，他来到了斧刃峰的那个山洞，进得洞中，才知道那里可真是别有一番洞天。更离奇的是，这里不光有堆积成山的金银财宝，还有两本武林秘籍，一本是《鬼王武宗》，另一本是《趋毒别册》。显然，醉梦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两本武林奇书，因为它们被随意地扔在了珠宝堆的旁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是垃圾呢。

有了这笔巨大的财富后，冯一立开始了他风光无限的武林生涯。一年之后，他把醉梦生接到了这个山洞里。在醉梦生的精心指点下，冯一立的武功精进神速，而鬼王秘籍又让他的武功很快超越醉梦生。醉梦生又活了二十年，终于得意满地死去了，临死还说，他真是收了个好徒弟。之后的四十年里，冯一立招兵买马，为斧刃峰的那个山洞取名“鬼王谷”并自命为谷主。由于他的武功天下无敌，在江湖上也闯出了一片江山，更兼他心狠手辣，别人一提鬼





王谷就毛骨悚然。

后来，冯一立研习《趋毒别册》走火入魔，结果把鬼王谷里的众多喽啰全都毒死了。幸好那一天他老婆和儿子没在谷中，如果不是来谷中做客的白魅神赫连光出手相救，恐怕连冯一立也命丧九泉了，不过赫连光也在那一次事故中中毒，之后全身都要用药物包裹起来。冯一立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便将他养在了谷中，并尊他为鬼王谷副谷主。

.....

而现在，风光六十余年的冯一立，居然也面临着如此强大的对手，而这个对手让他真的害怕。只见路独行对令狐命做完最后一个动作，轻轻地转过身，将他那一贯微笑的嘴角朝向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冯一立。见此情景，原本一直不曾站起来的冯一立竟也忍不住一下站了起来。

“我有一个建议。”

他尽量让自己不发出颤抖的声音。因为根据他的多年经验，这种情况下尤其不能表现出自己很害怕的样子。

路独行没有说话，仍在慢慢地走近。

冯一立的额头开始出汗了。

“如果你现在就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今天在本谷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以后你的事情，本谷是绝对不会再介入的。”

路独行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冯一立急忙说道：

“本谷再也不会过问江湖中的事情。而且绝对不会帮助天上会。老夫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大概要是别的人听到这些话，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天下赫赫有名的鬼王谷谷主竟会因为害怕而提出这般等同于投降的建议。

一般的高手，如果能将鬼王谷谷主逼到这个份儿上，也就会满足地罢手了。

古话说得好，穷寇莫追。当然，没有高手得到过这样的礼遇，所以别人会怎么做谁也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遗憾的是，现在冯一立说话的对象是路独行。

路独行讨厌自己欠别人的债。也不喜欢别人欠自己的债。

而且，一旦欠了债，就会忍不住要去偿还。

极端点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去管这样那样的理由，而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原来和鬼王谷没有任何恩怨。今天他只是因为要追赶北里姜，才进入了这个鬼王谷。

但是鬼王谷埋伏了人，要杀死自己。因为他们想要杀死自己，那么自己也就应该杀死他们。这就是路独行的单纯的想法。

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直到路独行走到近在咫尺的时候，冯一立才明白了他的想法。他从路独行的独眼里流露出的冷酷无情的表情，一下子就明白此刻再说什么也是毫无意义的了。其实谁能比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人，变作一个靠揣测别人心理求取生机的人更悲哀的呢？

世事本无常，冯一立其实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除了小心面对，确实别无他法了，谁让他碰到的是无双流的绝代传人呢。自己以前面对求饶的对手，又何曾心慈手软过呢，还不是该杀杀、该废废吗？

冯一立此刻已经感觉到后背一阵冰冷，手心里亦是攥满了汗。他知道自己错了，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不应该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惺惺相惜选择和这样的人成为对头。

数十年的江湖经验告诉冯一立，此时的他乃至整个鬼王谷都已经危在旦夕了。但一想到数十年的血汗拼杀，好不容易得来的鬼王谷江山就此烟消云散，内心终究是如刀割一般难受！他想，无论如何，也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吧。

“不，绝不能就此罢手，哪怕是放手一搏，肝脑涂地，我冯一立也要试他一试！”

拼命的想法一时之间占据了冯一立的脑海。一念及此，冯一立便慢慢地转身看了看白魅神赫连光。正好这时赫连光也向他这边看过来，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遇了。

冯一立的嘴边露出一丝苦笑。

“对不起你了。老夫的一时疏忽连累到你。”

赫连光摇了摇头。

“兄长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原来也就得这样。”

他的脸上因为缠满了白布，所以说话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感觉很是低沉。或许他的声音应该是很明朗响亮的吧，但这一切都无从考究了，因为是死是活，或许只是转瞬之间的事。

冯一立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其实……一直想和你说的……”

赫连光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嘴唇。

冯一立用平静的音调说道：

“感谢这么久以来你一直相信我，跟着我。这是我最想和你说的话。”

“兄长……”

赫连光的声音微微地颤抖。





冯一立想笑一笑，却没有笑出来。

“本来想晚一些再和你说。”

赫连光仿佛心被切碎一样，什么也说不出。

冯一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转过来看着路独行。

“好。让他看看我们‘鬼王双尊’的功夫。”

他的声音和态度又回到以前一般的冷静。

赫连光用力地点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昂然应道：

“好啊。”

两个人分开站在路独行的前后。

路独行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地看着他们。

他就像是毫无人类感情的冷血铁人。愉快和伤心、发火和高兴这些人类的基本感情，对他而言仿佛都早已丧失了。也许，他挂在嘴角的那一丝微笑，也是他若干招式中的一种吧，因为他在向人微笑的时候，从来表达的就不是友善和亲热，除了杀戮，还是杀戮。

向这样的人乞求慈悲和同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站在路独行的面前，看到他那无情的眼睛，冯一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刚才和赫连光目光对视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怕死了。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死得堂堂正正，不能丢了堂堂天下第一谷谷主的身份和气势。

他提起双手，运出浑身的功力，用气势汹汹的目光盯着路独行。

赫连光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握着一把长剑，眼神如同觅食的苍鹰一般锋利，扫射向路独行。

场内的空气变得冰冷，四处弥散着阴冷的杀气。

这是令人窒息的一触即发的瞬间。

就在此时，突然只听得一声大喊，大厅的入口奔进来两个人。

“慢！等等！”

看到大厅入口进来的人，冯一立原本镇定自若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朝山，你来这干什么？”

进来的人中左首一人就是冯朝山。

冯朝山的一只手里抓着一个人的手腕，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剑，剑锋横架在那个人的脖子上。

被冯朝山抓着手腕的那个人是叶潼。叶潼的目光和路独行的视线对视了一下，他耸了耸肩膀，似深表遗憾地苦笑了一下。

路独行自刚才和叶潼分开以后，就再没心思去管他了。其实他俩潜入鬼王

谷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路独行是为了报仇——追杀北里姜，而叶潼则是想要寻找飘香令主的行踪。

现在很明显，叶潼被冯朝山发现了踪迹，因武艺不敌而成了冯朝山活捉的人质。

冯朝山的神情已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懦弱和纨绔，他用冰冷的神色怒视着路独行，大声喝道：

“住手，后退！不然的话我就杀死这个人。”

为了证明自己能说到做到，冯朝山略微用力压了压握在手中的剑。叶潼的脖子立刻被划出一个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流了出来。

叶潼的脸色变得苍白，用哀求的目光看着路独行。但是路独行的眼神却一点也没有变化。

冯一立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他冲着冯朝山训斥道：

“朝山你在干什么？”

冯朝山挥挥手表示不用他担心。

“父亲。这个人和那个家伙是一伙的。这个人在我手中，他不敢伤害父亲您！”

冯一立的眼角不住地跳动着。

“你……你这个傻瓜！快别管这里的事情！”

看到父亲脸上青筋暴露、高声叫喊的样子，冯朝山变得疑惑不解。

“父亲……”

“你要是还当我是你的父亲，就赶快放下手里的剑，快点离开这里。快！”

冯一立越是这样的责备冯朝山，冯朝山就显出更加不明白的样子。

赫连光忍不住急忙开口道：

“朝山啊。你父亲在担心你。那个人是不会被威胁所动摇的。你快撒手离开这里吧。”

冯朝山看到连赫连光都这么说，更加糊涂了。

他现在怎么能理解他父亲冯一立焦急的心情呢？

冯一立很清楚，路独行不会为现在这样的事情而动摇自己的心志。相反，如果激怒了路独行，那么连同冯朝山也会被他杀死。那样自己冯家家门就再也不能传宗接代了，当然更不用说什么鬼王谷的千秋大业了。

“父亲……”

看到冯朝山犹豫不决的样子，冯一立大步走了过去。

他夺过冯朝山手中的剑，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厉声喝道：

“不懂事的家伙！”

冯朝山转过脸，从他的嘴角流出了一股鲜血。冯朝山简直难以置信地瞪大





了双眼盯着父亲，他委屈极了，因为从出生到现在，父亲从来都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没想到第一次挨父亲的打，父亲竟然会下此重手。

“快点跟这个人道歉，离开这里。”

冯朝山涨红了脸，眼睛也变红了。

“父亲……您不是和我说男人绝对不能向别人屈服吗？现在却为什么要这样？我……我真是……”

他哽咽着不能接着说下去了。

冯一立再也看不下去。

他急忙转过头，解开叶潼被冯朝山点中的穴道。

“对不起。阁下可是叶潼？”

叶潼对冯一立的突然举动感觉很奇怪，抱拳回礼道：

“正是在下。”

冯一立点了点头。

“您要是来找司马飘香的话，那么请去本谷的后面，那里有个聚香阁。她和叶豹都在那里。”

难道这个态度和蔼温声说话的人，就是名震江湖的鬼王谷谷主吗？这不明显摆着是向人示弱吗？如果传到江湖，他鬼王谷恐怕从此就要颜面扫地了。叶潼仿佛撞到了鬼一样，只是不敢置信地怔怔站在那里。

冯一立又走到路独行的面前。

“这里的事情都是老夫一个人的错，和那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请不要把他牵扯进来。”

话一说出，冯一立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观察路独行的眼色。从他的眼神里，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个威风凛凛的鬼王谷谷主的样子。此刻的冯一立，仅仅是一个为儿子的安危担忧的老人吧。

路独行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站在那里。

这时站在一边的冯朝山满脸通红，大喊道：

“父亲！别和这个人求情。我死也不会向他低头的！”

冯一立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转过头用可怕的目光看着冯朝山。

冯朝山一看到父亲的表情，原本怒气冲冲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这么凶狠的表情。

冯一立用自己发着寒光的眼睛注视着冯朝山，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站在那里不要动。如果这次你再不听我的话……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听到“你就不是我的儿子”这句话的时候，冯朝山的脸变得僵硬而扭曲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焦急和担忧。显然，父亲是害怕那